

泸州分水，寻访一把百年油纸伞

□□ 黄启勇 文/图

诸葛亮名篇《出师表》，是小时课本里背过的，虽然记性不济，却还约略记得那几句：“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”走到四川泸州分水，才知文中提及的一代贤臣、蜀汉尚书令董允，就葬在这里，故分水又称“董允故里”。

分水街场口，有棵大香樟树，不远处便是著名作家琼瑶乡愁的泸南中学。抗战后期，幼年琼瑶跟随来泸南教书的母亲居分水，养蚕、背诗、和小伙伴嬉戏玩耍，那是她难忘的童年记忆。

先辈如烟，早已消逝在浩渺的岁月长河中，后人来得晚了，恐怕连蛛丝马迹都难以寻觅。

在分水小镇，我要寻觅的既非董允故里，也不是琼瑶旧居，而是一把传承百年的分水油纸伞。

从长清巷石门下走进老街，鳞次栉比的老店铺俨然延续着上辈人传下来的营生。蜀南多产竹，老手艺人几乎都就地取材，如香烛作坊、竹篾作

坊、竹椅作坊、五金铁器铺、油纸伞作坊。街坊们围拢闲坐打牌的老茶馆，在同一条老街檐下。石板街上，猫狗闲逛，鸡鸭们三三两两踱着方步觅食，时不时留下点排泄物；老人靠在竹椅上，半眯着眼晒太阳打盹儿，一派安逸闲适的样子。

分水油纸伞老作坊，就在金凤路老街98号。这项曾经默默无闻的传统技艺，如今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分水油纸伞的传承人叫毕六福，这门手艺传到他手里已是第六代了。作坊门口，悬挂着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传习所的牌子，当地的中小学生在来这里学习手作。

在传统的语境里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对民间手工艺，向来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。老手艺人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，干好了顶多被夸一句“能工巧匠”，上不了殿堂。不像欧洲，能画画能建筑懂雕塑还能写诗的米开朗基罗，被尊为神一般的“艺术巨匠”；也不像日本人，诸如几代人开一间小书店，一辈子就只做天妇罗，都是执着于一生只做一件事、做到极致。好在，现在咱们也开始推崇“大国工



桐油飘香的油纸伞

匠”精神，也许类似分水油纸伞制作这样日渐式微的古老工艺，能传承下去，不至于湮没。

分水油纸伞作坊其实是沿着坡坎一层一层往下的瓦房车间。迎面一位女师傅埋头往竹伞骨上缠着线。那些伞骨，缠出了很好看的花样图形，这活计的行话被称作“满穿线”，也是分水油纸伞最见功夫的做法，一

把满穿线的伞，比起半穿线和普通做法更费神，也更贵。

穿过侧门，出现老宅布满苔痕的天井，一块石碑刻着“河洛为故土”，有个老师傅默默地削伞骨。要做好一把伞，伞骨最是关键，分水油纸伞伞骨一般取材自泸州纳溪的楠竹，伞托则选用的是山里多年的岩桐木，伞面的用纸，是贵州产的土法皮纸。明代宋应

星写的《天工开物》里，就记载了“凡糊雨伞及油扇，皆用小皮纸”。

蹲在老师傅身边呆看了许久，起身才发现这间中厅四壁，涂满了标语口号，文字残缺脱落，让这座四川老民居充满厚重沧桑的年代感。继续往坡下走，是光线昏暗的左右两个房间，左边是围着围兜的大婶在糊伞架，右边是位憨实的汉子，正把一张绘制着美丽图案的圆形油纸往伞架上贴糊，就像魔术师变戏法，双手翻转间，一把分水油纸伞已从手中显出了模样。

出了作坊的后门，眼前突然一花：后院坝子晾晒着一把把花花绿绿的油纸伞，色彩鲜艳，玲珑可爱，粉色的伞面写着“十里桃花”，明显是定制的。

坡底又是一大片的瓦屋作坊。进门，有位姑娘头也不抬，专心致志地检查着一把把小号的油纸伞；另一位小伙子正将一摞削成一般长短粗细的竹棍，逐一往火上烤软取直。这间最大的作坊足有几百平方米，摆放着成品、半成品的油纸伞，或已经满穿线的伞骨、伞架。

一束阳光从挂着蛛网的窗口照进来，打在油纸伞上，斑斑点点，时光静默。听毕六福细说，传统的分水油纸伞制作工艺，除了材质的精挑细选，制作工序更算得上是繁复之极。从开料到制作完毕，一把分水油纸伞需经砍竹削竹选材、做骨架、满线、切纸、套色石印、上伞面裱糊、刷桐油等几大流程上百道工序，要用近百种工具手工制作，所有均延续自400多年前的古法。

如此，做好一把分水油纸伞，需要耗时一周左右。毕六福说：“成品伞的标准是，条子反复撑收3000次不损坏，清水浸泡24小时不脱骨，顶五级风行走不变形。”

堪称集各地之所长，费百种工艺，才成就一把伞。

一把分水油纸伞，在古老的民间习俗里，有着更深的精神寄托：油纸与“有子”谐音，寓意多子多福；传统婚礼上，新娘出嫁下轿时，媒婆会用红色油纸伞遮着新娘以避邪；伞架为竹，寓意节节高升；外形为圆，寓意美满团圆；桐油，在民俗里还有镇宅辟邪的作用。

一把分水油纸伞，亦是文人墨客笔下生辉的意境。

优美如诗人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“撑着油纸伞/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/又寂寥的雨巷/我希望逢着/一个丁香一样的/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

一把分水油纸伞，更寄托了华夏儿女的家国情怀。

当年毛泽东下安源，传播革命星星之火，身上背着一把油纸伞；不独如此，分水油纸伞在抗战期间，曾为中国远征军做伞逾10万把；抗美援朝，为志愿军部队做伞逾30万把。遥想当年，在异国他乡搏命的中国将士心里，背上的油纸伞，便是祖国亲人的象征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里也有一把油纸伞，笨重生涩，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桐油香，是少年的我最爱用的伞。后经多次搬迁，那把油纸伞早已不知所踪了。

临别分水，在作坊里买了一把油纸伞，续上久违的记忆。

如今的分水，除了桐油飘香的油纸伞，还有另一门技艺传承，同样彰显着老手工艺的繁复和耐心，那便是传承百年的古法酿酒；以土陶盛酒深埋地下数年的“滩滩酒”，爱酒者认为足以与泸州老窖媲美。

不妨想象这样的画面：细雨黄昏，一位白衣少女左手提一罐滩滩酒，右手撑一把油纸伞，款款地走在青石板街上，渐行渐远，只留下淡淡的桐油和酒香，四溢飘散。

手记

初识皖南

□□ 任启亮

2018年年末，终于有机会到了心仪已久的皖南。

早就听人说过，从合肥到黄山，高速路3个多小时，两旁景色美不胜收。可惜我们离开合肥时已是晚上，什么景色也看不见。车过长江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车窗，为的是感受一下皖南的气息。到了一处可以暂时停车的路段，干脆打开双闪下车。静谧的夜，漆黑一片，微风轻轻吹过，湿润的空气吸进鼻腔，温柔而清新，散发着甜甜的香；繁星点点密布天空，感觉离我们特别近，特别亮，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景象了。皖南的空气和天空就是不同。

游黄山是首选项目，早餐后即驱车上山。进景区的路不长，却让我们饱览了皖南的别样。两旁茶园层层叠叠，碧绿泛光，生机盎然；一片片竹林连绵山坡，披绿滴翠，招手迎客；松树苍劲挺拔，老当益壮。满目绿色，与我刚到过的树叶早已掉光的淮北形成鲜明对比，哪像置身隆冬？

先乘缆车，然后一路游览。景点有的能够登临，有的只能远眺，光明顶、黑虎松、曙光亭、排云亭、散花坞、飞来石、连理松、笔架峰、始信峰……

赶上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天空瓦蓝瓦蓝，万里如洗，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雪，现在还有雪



宏村掠影

花星星点点披挂在巨石和松树之上。难怪人们要在黄山四绝——怪石、奇松、云海、温泉之外，又将冬雪称作一绝，合称“黄山五绝”。这一次由于天气特别晴朗，没有出现云海，但有了冬雪的装饰，黄山更加动人。

在我的眼里，黄山成了石头和松树的结合体。那些巨石，那些石峰，似人像物那样地惟妙惟肖。石头给人的感觉是有生命的、灵动的，与我们人类一样鲜活并保有温度，而且更有定力和坚不可摧。比石头更神奇的是黄山松，大多是在石缝中成长起来的，甚至石头没有缝它也能钻出来，破石而出，浑然天成。虽然身材不是那么高大伟岸，有的甚至貌不惊人，但株株生长有年而不老态龙钟。导游告诉我，黄山松的种子随风飘落到石缝里，石头在夏天雷雨之后使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氨盐，能够被岩层和泥土吸收，进而渗透到松树的根系。松树的根系不断分泌一种有机酸，能慢慢溶解岩石，并把岩石中的矿物质类分解出来为我所用，再加上腐烂的树叶和花草，就成了松树的养料。原来黄山松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，是源自皖南的这一方水土，这一片天空。

从黄山下来，我们直奔宏村。皖南的古民居、古村落数不胜数，各有特点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西递、宏村。

宏村是一座历史悠久、特色鲜明的古村庄，始建于南宋，至今已有800

多年历史，真正形成规模是在明清两代。这个村庄十分符合中国民间对居住环境的要求，背依青山，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不仅可以挡风遮雨，还成为一道厚重的背景，把整个村子衬托得更加完美、稳当。村前的这一泓湖水碧波不惊，白墙青瓦倒映水中，如诗如画。我参观过不少名人故居，都讲究格局，但那大多是一幢房子或一个院子，而宏村是一个村落，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洗礼，至今保存完好的房子仍有140余幢，堪称奇迹。更为奇特的是，一条弯弯曲曲哗哗流淌的溪水，连接着家家户户，使全村成为一个整体，也因此连接起全村的人脉和命运。如果没有这条渠水，宏村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

跨过小桥，最先吸引我们的是南湖书院。为了让子孙有一个更好的读书环境，清嘉庆年间，全村人集资在南湖岸边建造了这座书院，将全村的子弟都集中到书院读书。这是一座高大而独具特色的建造，由志道堂、文昌阁、启蒙阁、会文阁、望湖楼、祇园等部分组成。看这些名字，就可见宏村人对教育的重视以及高雅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从这所书院里，走出了清内閣中书汪康年，中华民国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等一批历史人物。

沿着参观路线，每一幢建筑，每一个院落都令人流连忘返。从房屋布局看，厅堂、卧室、书房、走廊、花园，处处透着朴素、大气、殷实、学问。室内摆设也深含寓意，如家家厅堂置放花瓶镜子，寓意男人出门经商平平安安，女人勤劳守家心静如水。最醒目的是悬挂在厅堂和书房的一副副对联，如“世间清品至兰极，贤者虚怀与竹同”“传家有道唯存厚，处事无奇但率真”等等，或抒情明理，或励志劝学，无不表现出主人的人生追求和生活品位。宏村建筑还有一个特点，便是精湛绝伦

的雕刻艺术。包括砖雕、石雕、木雕，雕刻内容有花草树木，有飞鸟走兽，更有展示民俗活动的场面，生动逼真，栩栩如生。门楣窗棂、屏风墙壁、厅堂书房，放在任何地方都恰到好处。

皖南民居反映出的历史和文化，据说与徽商的兴起和发展也有密切关系。徽商在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，他们“十一二岁往外一丢”，足迹遍布江浙等沿海沿江地区，筚路蓝缕，惨淡经营，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，逐步发展壮大。他们挣了钱却没有放荡江湖，而是把财富和荣誉带回故乡，摆放在自家门口，或藏在群山和密林之间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徽商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饥荒，看到了太多的人间万象，他们对外部世界有着本能的恐惧和拒绝，更向往平平常常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愿意把身心放在与故土、山水更近一些的地方。所以那些建筑表面上看不起眼儿，但在简单的或者单调的白墙青瓦里面，蕴含了他们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理解。

从宏村出来已是傍晚，因要赶路去江西，只能很情愿地与皖南告别。但是，行驶在皖南的土地上，我却在脑海里把对皖南有关的记忆和知识调动起来。皖南有丰富悠久的历史遗存，如饱含血泪与荣光的牌坊、记录家族发展繁衍历史的祠堂；还有闪烁着历史和智慧光芒的人物，如民族英雄金声、程朱理学的创始人朱熹，清代父子丞相曹文植、曹振鏞，红顶商人胡雪岩，著名画家黄宾虹，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等等；更有享誉世界的文房四宝、外地人听不懂的方言，以及别样的民俗风情、如诗如画的四季风光。皖南是一曲旋律优美的音乐，是一首浑厚雄壮的史诗，是一部内容厚重的大书！

短短一天是看不够皖南的，也是有愧于皖南的。以后，我一定要再访皖南。

抒怀

诗上庄有赠

□□ 蓝野

终于来了。我来时
山在这里，水在这里
诗歌在这里
上庄村在这里

终于来了。燕山写着缄默沉静之诗
溪水写着活跃欢快之诗
村庄写着朴实明亮之诗……

在流动着诗的村庄
我是那个低头寻觅的人
想在水中捞起天空遗落的星辰
想在路旁，捡到
上庄村遗落的诗一样的果实

